執政軌

移孝為忠之道者可誠格于逖顯者故祀神以祝釐作主以時饗齋廬庖湢塗墍丹垩悉更舊觀匪飛其美處鄉而殺宜為貞人逸士之所棲息瞻以映田為畝百八十有奇既成名曰清寧報本道院子盍為我記之余曰老氏之言　矣人知天地之清寧而莫知其一惟蒙莊能闡其妙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一故無為所以一也余嘗以為老氏之教有與[illegible]聖人不悖者學者未可苟為異說以歧之中庸言高明博厚而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繫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卒歸之乾坤之易簡即不貳即一之動為清為高明而靜為寧為博厚動靜互根而物生焉人本之父母本之天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孟子深明夫天之生物一本而夷子二本故墨氏之事親不可以訓天下或曰道貴無為今吳君之為事也趣乎有矣余曰無為而不為者道之至也而曲士烏足以知之吳君請書而鋟諸石君名存真能以怡養智不與事物攖嘗佐教事于杭甚獲休譽璽書錫寵號沖靜純素通玄法師提點佑聖觀君既隆于根本而其弟顧素與弟子蔣顧正皆克愿勤以成其志後之人其亦思慎守勿替也夫

移孝為忠之道者可誠格于幽顯者故祀神以祝釐作主以時饗齋廬庖湢塗塈丹堊悉更舊觀匪麗其美處齋而寂宜為貞人逸士之所棲息瞻以映田為畝百八十有奇既成名曰清寧報本道院子盍為我記之余曰老氏之言 矣人知天地之清寧而莫知其一惟蒙莊能闡其妙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一故無為所以一也余嘗以為老氏之教有與吾聖人不悖者學者未可苟為異說以歧之中庸言高明博厚而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繫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卒帰之乾坤之易簡即不貳即一之動為清為高明而靜為寧為博厚動靜互根而物生焉人本之父母本之天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孟子深明夫天之生物一本而夷子二本故墨氏之事親不可以訓天下或曰道貴無為今吴君之為事也趣乎有矣余曰無為而不為者道之至也而曲士烏足以知之吴君請書而鋟諸石君名存真敏以怡養智不與事物攖嘗佐教事于杭甚獲休譽璽書錫寵號沖靜純素通玄法師提點佑聖觀君既隆于根本而其弟願素與弟子蔣願正皆克愿勤以成其志後之人其亦思慎守勿替也夫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圖書館之藏

清亭報本道院記

漢太史公載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若儒慕事見高士傳雖里童豎豈皆知其為孝也而世之學道者遺外倫類以騰逹豈其旨哉夫道莫先於孝非孝則道无所本聖人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今有業宗老氏而知厚其親丸可於其孝思者不以生死異吾於錢唐吳君聖

衎子字

君之言曰吾親之居分吳山之址吾視層樓奧室脩林敞軒常若寢食宴笑其中自諸祇仕而分從吾不忍改居之易姓則傾貲以復之又思夫

清寧報本道院記

漢太史公載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若儒慕事見高士傳雖里童蒼叟皆知其為孝也而世之學道者遺外倫類以騰達豈其旨哉夫道莫先於孝非孝則道无所本聖人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今有業宗老氏而知厚其親凢可發其孝思者不以生死異吾於錢唐吳君聖傳有取焉吳君之言曰吾親之居分吳山之址吾視層棲奧室修林敞軒常若寢食宴笑其中自諸孤仕而分從吾不忍改居之易姓則傾貲以復之又思夫

通鑑音釋質疑序

字音義本諸六書古者小學皆通習之後世頭童項槁有不一涉其流者矣漢去古未遠學童自十七以上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群移太史并課最為尚書史書不工者輒舉劾爾雅嘗置博士列於五經傳記故訓詁師轉相傳受習其讀者有所持循而不敢失世率以是訾漢儒然而訓詁曷可少哉自篆籀變而家法日趨便簡諸所記注方言假借蝟起絲棼學者不得於音故昧於義也而況亥豕魚魯襲訛踵誤雖校者類若掃塵馬遷同書自徐廣裴駰鄒誕生服虔應劭晉灼而下互為訓釋而莫能一歷代史異同又不可勝紀宋司馬文正公通鑑迂叟遷　利汲利　太史之業以承春秋不利之典它史依放而為之者異曰通也史始有音釋行于世吾友毘陵董子衍考繹通鑑善本為之辨證名曰質疑聞為余言吾學得之祖父及外氏非敢希古論著將以啟初學之士云尔子衍冲約靜修其言有開余者因復之曰昔文正公與劉范諸君子紬閱中秘外郡圖籍餘二十年今讀其書而莫究所繇來則公之去取詳畧有不得而知者矣乃若經緯綜理則

有前例及考異歴年爾稽古録學者由是以求之其
殆庶幾焉公當宋全盛時九言洛中士大夫文章清
節談空説性者多矣史傳所无啟口也别令復後二
百五十餘載是可不為學者三太息也哉

松江府華亭藏皷院記

松江故華亭邑今為州民物殷阜寶坊雲構納麗相
屬宜府之西曰華藏皷院者慧光獻照大師從得之
所刱立也師世家越之南明發受業華藏寺既乃遊
方叅禮刻意修習傳天台教観于台之掖峯坊之天
竺最後從困旻湛公居華亭延慶寺學由志臻表于
叢林職躋衆石於今且四十祀嘗曰自古絶浙河而
困芙二字有誤
仼華藏也倘卜数方之地鉏荒制奥規
為蘭若庶以永華藏之恩乎龔氏有故宅曠迴宥深
心境冥會至元己丑輸貲以售稍就経度越四年名
聞帝師所俾正席余山之普照嘉界称號而師不着
貪欲惟念夙志未竟益堅弘願龔斯陶甓傭役具與
為殿周阿中嚴像設崇門飛閣翼以兩廡棟宇既備
允諸道具鉅細完美十年而訖工又庋経四大部買
田若干畝教養之道皆可淑諸来者每歳元日備金
明光熾期七晝夜與諸比丘等掃諸塵翳攝入善根

有前例及考異歷年畜稽古錄學者由是以求之其
殆庶幾焉公當宋全盛時凡言洛中士大夫文章清
節談空說性者多矣史傳所无啟口也矧令優後二
百五十餘載是可不為學者三太息也哉

松江府華亭藏懺院記

松江故華亭邑今為州民物殷阜寶坊雲構紺甍相
屬宜府之西曰華藏懺院者慧光融照大師從得之
所剏立也師世家越之南明發受業華藏寺既乃遊
方叅禮刻意修習傳天台教觀于台之梭峯枋之天
竺最後從困叟湛公居華亭延慶寺學由志臻表于
叢林職躋泉石於今且四十祀嘗曰自古紀浙河而
西意未嘗不在華藏也倘卜數方之地鉏荒制奧規
為蘭若庶以永華藏之恩乎龔氏有故宅曠迥窅深
心境冥會至元己丑輸貲以售稍就經度越四年名
聞帝師所俾正席余山之普照嘉畀稱號而師不着
貪欲惟念夙志未覺益堅弘願龔斯陶甓傭役具興
為殿閣阿中嚴像設崇門飛閣翼以兩廡棟宇既備
凡諸道具鉅細完美十年而訖工又庋經四大部買
田若干畝教養之道皆可淑諸來者每歲元日備金
明光懺期七晝夜與諸比丘等掃諸塵翳攝入善根

敬以祝釐于君上示不忘其初名曰華藏懺院介佛
海法師澄公屬予為文以紀成事余聞佛以妙圓清
净具大總持視山河大地普同法界无量恒河沙衆
悉歸悔海師作如是觀則一念不異華藏即不異昔
天台習止觀之義為世津筏而學者知寂靜可以証
解脫慧照可以通般若乃若懺悔則又息妄之真机
歸真之要路也然而迥本乎身身非寔有身空則諸
法亦空而不空者未嘗忘是道吾聖人嘗著之易曰
不遠復无祇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其義固莫博矣師能從吾遊吾為師發藥爲師性
原質廣植行善既老而弥勤舊佛之在南明者徙于
畢方優項棄以新之度弟子曰居簡宗矩宗權皆克
纘師之志其傳以甲乙云延祐三年歲次丙辰儒林
郎前國子司業鄧文原撰并書

靜修堂記

博陵李希傚世居恒山之麓少年登覽豪縱思得徧
游燕南以極雲林川澤之觀會文軌混合道无関譏
延下金陵眺鍾阜識古昕謂江南佳麗者適然結屋
讀書其下曰虛白山房又為堂以備燕處取諸葛武
侯戒子語曰名靜修屬予為文以記之武侯當西漢

李世戈甲烽午方身奮壟畝志圖康復而家庭訓告
猶若老師持論取皆流俗蓋漢儒之學類多質窒醕
固其師法宜有自來而世不可攻矣凡動必本于靜
古未有離動而言靜者乾坤翕專即闢直之机易无
為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者同乎橐籥希微亦嘗觀
之水乎撓風而擊石則號怒奔放蕩舟潰隄動非其
正矣逮乎風恬石平然後涵空鑑淨明燭鬚眉人生
而靜其性亦若是靜以修之復初其也今希微岩居
川觀脫離聲萃餘三十載一旦加之以銀黃垂組事
物者膠轕乎其前吾將觀希微之動而能靜者因歌
曰澄觀兮止水山峻嶒兮石畏壘兮泰定兮无營妙
鴈改鷹
兮入始又歌曰川逝兮雲驤樂魚鳥兮淶翔孰
守株匏繫日　適兮倘佯歌闋希微請書以為記李
氏本儒家大父登亡金進士科任德州戶曹希微得
與綦饒氏之傳故其學知本云

夫人李氏墓志銘

延祐三年四月三日大名劉元亨母夫人劉氏卒于
杭与元亨友者皆戚嗟相告為營其喪而人亦因以
知元亨之賢足以得其友也舟具得還塟　方仲容
以狀來謁銘余故知元亨者銘其可辭夫人世居大

李世戈甲蜂午方身奮壟畝志圖康復而家庭訓告猶若老師持論取訾流俗盖漢儒之學頗多質寔醕固其師法宜有自来而世不可攷矣凡動必本于静古未有離動而言静者乾坤翕專即闢直之机易无為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者同乎橐籥斋徽亦嘗觀之水乎撓風而擊石則號怒奔放蕩舟潰隄動非其正矣逮乎風恬石平然後涵空鑑淨明燭鬚眉人生而静其性亦若是静以修之復初其也今斋徽岩居川觀睨離鬱萃餘三十載一旦加之以銀黃垂組事物者膠轕乎其前吾將觀斋徽之動而能静者因歌曰澄觀兮止水山峙增兮石畏壘兮泰定兮无營妙凝神兮太始又歌曰川逝兮雲驟樂魚鳥兮泳翔孰守株匏繫日　道兮倘佯歌闋斋徽請書以為記李氏本儒家大父登亡金進士科任德州户曹斋徽得雙峯饒氏之傳故其學知本云

夫人李氏墓志銘

延祐三年四月三日大名劉元亨母夫人劉氏卒于杭与元亨友者皆戚嗟相告為營其喪而人亦因以知元亨之賢足以得其友也舟具得還塟　方仲容以狀来謁銘余故知　元亨者銘其可辭夫人世居大

名之開州祖仕金為　統父當聖世混一初官司候
若今郡録事云母完顔之氏夫人幼歸于元亨之父
武畧将軍千户　奉舅姑孝能使舅姑甚愛之若已
女机識賓祭以儉勤身先武畧将家貧才氣更戍他
方武携所愛妾自隨夫人為治装具無难色捨妾子
如一武畧早世夫人盛年嫠居勵志潔嚴雖婣黨罕
見其面教養諸孤誓不負武畧也元亨襲父爵南駐
迎傳娱適在戎壘閒寂號才敏善治亦由是省臺中
外多屬以事往歲使南安還後平寇江西閩嶺夫人
曰尔勿以親遠弗盡力以貽吾憂故元亨效業日著
歲中三錫命由忠顯校尉遷武德将軍江浙行中書
省　鎮撫益思樹善以顯其親而夫人已矣夫人生
癸卯四月五日壽七十有四子男五人長即元亨次
曰元義元英皆夫人出又次曰元貞元誠女九人長
適傳鑑死表貞節于門餘適　孫男女　人曾孫男
女　人元亨卜　月　日窆夫人于留犢鄉長卿
村祖塋　武畧同竁余唯女德不外炫因夫若子而
始彰若夫人于婦儀母道尚無愧哉銘曰貞而能容
婦德以充居約能勤善慶施於後昆是為夫人李氏
之藏後百千年尚勿毀傷

送梅仁父赴湖州教授任序

宋慶曆皇祐間言師道之盛必曰海陵胡先生之道倡始于吳興而大被於東南之士因先生而知尚經術敦行義如工用陶甄器无呰窳前是豈無以文華絢耀取名斯世者至是而始知聖賢之道有本有原則後之學者可以審所先後矣先生職此止經筵任不過博士又不見當時寶惜名器不苟以軒裳圭衮為先生榮而道德之重有過於祿爵者然自始議樂已落〃取訕謂其澤不大施于時識者又為先生太息也先生之墓何在山之原迷年固於僧居士不得展祭以為礼今郡侯郝公情真潔廉惠孚而化洽克復其舊人謂先生之教其將復興通訥梅君仁父往

椽没椽

与〃學椽雖時有今昔之異而衣冠講道先生之席在焉仁父其亦有思乎余幼尤及相仁父之伯父右司公蓋能言學行儒之通　者也家法有由来矣吳興多士昔烏程李公侗嘗為胡先生所知俾表儀群弟子聲聞以著安知今无若人者仁父其往求之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豈通論哉

得一齋銘并序

龍虎山高士傅君以得一名其齋乞言於巴西鄧

送梅仁父赴湖州教授任序

宋慶曆皇祐間言師道之盛必曰海陵胡先生之道倡始于吳興而大被於東南之士因先生而知尚經術敦行義如工用陶甄器无呰窳前是豈無以文華絢耀取名斯世者至是而始知聖賢之道有本有原則後之學者可以審所先後矣先生職此止經筵任不過博士又不見當時寶惜名器不苟以軒裳圭衮為先生榮而道德之重有適於祿爵者然自始議樂已落〻取訕謂其澤不大施于時識者又為先生太息也先生之墓何在山之原迩年固於僧居士不得展祭以為礼今郡侯郝公情真潔廉惠孚而化洽克復其舊人謂先生之教其將復興通訥梅君仁父往為文學椽雖時有今昔之異而峩冠講道先生之席在焉仁父其亦有思乎余幼尤及相仁父之伯父右司公蓋菲言厚行儒之通　者也家法有由来矣吳與多士昔烏程李公恂蔽為胡先生所知俾表儀群弟子聲聞以著安知今无若人者仁父其往求之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豈通論哉

得一齋銘并序

龍虎山高士傅君以得一名其齋乞言於巴西鄧

文原乃為之銘曰
惟太始御萬物誠允為神不測簡玄化開闢起布夷
絕芒芴會衆妙聖合德環樞退藏密有根元孰為一
一不失復奚得嗟傳君宜專致室虛白心太息

故大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

曽祖共　祖樂道　父亨

公諱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占籍大同譜牒散佚莫迹其所始公之父以力學不茍媚事權貴為六部尚書器重歸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時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講肄遂得大究于易詩書春秋及閩洛諸先生緒言搢紳交章論薦　世祖召見便殿奏對皆経世要務而嘉甫雅不樂仕歸老房山生子五人公其長也公蚤習父訓於経籍奥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識悟弘深至元十二年由京師貢補工部令史江南歸附選充行臺掾復還內臺掾復擢山東西道按察司経歷自工部為経歷率閱歲一遷經歷之明年入掾中書未幾發戶部主事一時公卿大臣多魁儒碩彥而公以文雅裨論其間政望聲日著廿二年除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鉏治强梗儕類胥從息明年改山東西道其治如在河南又明年

為監察御史臺臣奏公都事守法持議稱不阿而綱
條具舉經公所達明者皆經久不廢時二十五年也
是歲桑葛為相毎汗用善良期思附已遂擢公右司
都事知終不可以權勢懾明年遣使江淮省考覈簿
書當時文法吏多多希旨務從刻深而公一用平恕
浙右風物繁會衆亦莫猷撓以私李仲方公欧人也
以兩浙運司經歷卒于杭公為卜地𦵏之西溪且為
文志其墓與郭佑之李仲賓鮮于伯機王子慶等祭
之哭盡哀還授兵部郎中未幾桑葛伏誅議江淮視
他者劇頃如得端介練達之士長省幕其可則以公

為左右司郎中前是籍戶口有司期會火急文書
儒士例蠲徭役而政籍湯不可省執政持論可否
期歲不能決公至則凡以儒以占者皆定為戶士得
自拔於吏隸皆感激泣下凡舊政之不便于民者皆
定為戶田一切罷去擇中外有才望之士為守臣聞
諸朝後往往擢用而不知公所薦也都省以浙西公
田餘七十五萬一千頃粮為石者一千百三十九號
浙右居諸路三之二公相視民所輸且二十倍良由
宋季賈似道欲怨誤國田有虛額而官无蠲征急期
則負逋者衆吏民交病方今宜講行良法保固邦本

不當重為煩擾俱循舊契改不報有言利臣以朝命至杭增湖東要稅自執改以下皆取認狀獨公久不署人其亦不敢以盛氣加公比去公徐謂曰吾才不逮子遠甚子嘗司画諾於是而不能增而誘吾能邪子毋重瘠斯民也卒不署杭州歲調民司庫或值他為姦利大折耗民責子女幾不能償公為選州縣之絡吏者役一歲則升其任民用安息至今以為常稅司或枉析揚于門以伺匿稅者公即召官吏問稅入幾何則皆應曰不足公曰吾將白之上官桁揚若蓬以盛不臧也詰旦往視則桁揚已不獲杭而稅亦羸

公之周民海隱幸行者所理易江淮為江浙尚書省復歸中書改公　郎中再歲被璽書者三元貞改元之明年遷山南河北道廉訪副使時暢公純甫為僉事公疏諸臺言不可居純甫之上者有三大槩謂純甫自大師南征即掾行省敭歷中外幾二十年而某資歷尚淺純甫文學行誼寔出倫輩高風勁節夙所景慕而不能及況兄事純甫義則兄弟情均骨肉躐昔居上情寔未安明年為大德元年權公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而純甫亦它遷時人皆多公之讓王敬父与公同歷臺省情義款密後敬父稍跅弛使酒難

近出語鯫詆公人不餘堪而公一不以介意且力薦
之朝言敬公趣尚甚不宜以小過損聲譽極懇切公
在臺言聖代累放詔旨議行貢舉法而權臣賣官當
私枝引朋類沮格不行令所至乏才宜急才明以副
上意又言敦學校選寔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獄數
事同列多齟齬武訕公迂惟大夫微理公知之深每
識公語不忘三年復召入為工部侍郎會江南西有
盜十三人夜以刃入客室舍劫絹數千匹而去客舍
長曰是夫吾里中惡少年嘗為盜者也逮捕於閭百
端既論報有冤語聞亟命公驛往乃獲真盜而十三
人已尸諸市還奏官吏悉杖罷禁錮終其身越十年
有賂尚書省奏將復用者遂合暴疾死識者欲傳其
事以為世誡公由二書轉翰林直學士會五年京師
水公与直學士王公約賑　畿縣惠利周浹民咸德
之明年授吏部侍郎又明年河東地大震公使平陽
廩餓擢死審錄滯冤復平還若平事尋除彰德路總
管未赴八年改刑部侍郎有訴御史棄閑枉法上命
雜治御史罪且不測与御史聯事旨規自既免語石
訴者曰是御史首服會赦免議其罰公深不直聯事
者議與同罪忤執政意廷辯至數百首終不易京師

旱自秋八月不雨至於六月公陞尚書言明刑本心
弼教人　莫大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叙今子證
父婦證夫弟證兄奴證主搒掠成獄大傷風理宜禁
絕足中外目擊歲度死不下數百人凡此逆於陰陽
之和者示高平章政事廣平何公素雅重公公為歷
陳當世之務及自昔大臣保全名節者詞氣剴直未
幾何公謝事公亦除大名路總管在刑部時與同官
論事不肯隨声應及去凡公所行省吏皆傳以為式
守大名以廣平致理吏職而民舒上在潛邸取花
石擔負輦輸民不知擾嘗賜綺縠以旌其能至大
三年春二月還京師客城南將入覲得寒疾久不愈
至九月初四日卒即以之月二十九日塟在佐山花
山之原從嘉甫先生之兆公生於戊申十一月
日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大中大夫先娶夫人曹氏
之女生男一人曰矩今為秘書著作郎餘早世
女　人長適李　次適中書平章政事烏栢都剌再
娶夫人劉氏　便宜公之孫生女　人未行妾之
子　尚幼公性極坦易然與世落落寡合遇知己
則傾肝鬲与交終身亦不復疑貳在杭愛其山水清
麗公退即命僮挈榼杖屨適山中世慮氷釋竟日忘

忘歸好作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画山水初學米氏
父子後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構
公遺墨者一紙率百千緡為詩不尚鈎棘自得天趣
嘗見公作画詩雖貴交在側或不暇顧　旨謂公簡
傲者久乃識其真浙江府在多豪門右族或飛語汙
公〻亦不為辨暨北歸行李无長物貸於人而後具
舟貴公掾行臺時嘗以大夫相感公入見　世祖顧
問再四日是高嘉甫規邪賜中統鈔二千百五緡公
嘗言自筮仕日給餐錢外所得僅此正房山有田二
頃課僮奴耕作歲入不敷供及卒之日家无餘貲識

掾

与不識皆為流涕易簀舍喪葬用朱文公法及匾畫
家事甚悉此心不以生死乱衆為講學之驗平昔於
諸弟友愛得篤所喪弟孤嫠皆衣食於公嘗舉江南
文學之士文君善姚子敬陳死逸兒仲㦬迂朝皆官
郡博士姚陳相維死公亟念子敬貧且年逾五十自
刑部自之都堂白薦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辟嫌後
賢士宰相從其言將官之七品吏部色以銓法不果
行疾革語及循大息久泉自公為都事吏杭首受公
知亦与在舉中後叅詞林僞而公在朝相從後十年
每歎公　主公言操行有古君子之風子敬言一

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守敬方隱度以對公曰　求子
敬每誦斯語交相儆勵期不負公知惟公名實終始
宜得當世善為文辭者銘其墓謹序其歷官行業可
傳於來者如右

故處州青田縣移務大使陳在墓志銘

延佑六年夏四月二十九日溧陳陽君奎甫卒于京
師其子德修扶服號顲星行露宿三月奉其柩還南
口以明年　月　日葬于舍北海棠山之原前相
金其弟德澤以武昌路儒學教授陽佑孫之狀來謁
銘余聞有表貞婦某氏其里者即奎甫之母而奎甫
又以好義名銘其可哉按陳氏占籍溧陽始宋是來
南渡紀于世牒君諱斗輝字奎甫迪功郎福州福清
縣丞諱勲之曾孫將仕郎諱日新之孫溧陽縣學教
諭諱蹬之子幼嗜學讀書一過輙強記不為童習攜
染教諭早世將仕撫愛之異諸孫君亦夙夜溧刷思
亢其宗樂氏孀居右順承必孝　　堅誓歷至元二十
四年幸公仲實為守素陷勵不肯輕用士即在君副
在城稅使衆謂寸選息苛屏煩課以廣家將仕哀其
父之瘁而發于奎甫則君以研池之別業不幸將仕
又卒君與伯父治喪葬礼無憾嗇鄉黨賢之已而諸

父栢継物故君綜理家務如官劇煩先曠馳者行省
署君處州青田縣税務大使移疾不赴毎課諸子從
師問學益廣蓄構得趙相國北園幽迥窈深敞為宮
室以適燕處直軒種竹萬个江東憲使盧公為榜其
額號池于門外南有地數百方佳花美卉娛心絢目
日與親友觴詠其間藏書數千巻購古法書名画鼎
彝器物若治然終身遺外声利者會癸卯歳侵丙午
丁未復大侵君設糜以食餓者不足則發廪下其直
以糴之又不足則施手計為石者餘三千近剌餓歳
輸粟者賜爵有差由是有司以名聞式功之仕君亦
不固拒遂北上朝廷下其事銓曹將相命丹件遂牟
究是饑眠日虞冠至行省余君攝与前巡　以逼姦
萌小試而效已著鄉人之期君深也嗚呼自閭并友
助之禮縣都委積之法廢歳有凶荒而民無蓋藏富
家豪右惟坐視流殍而莫之恤若奎甫者豈不尚有
古之遺風也哉而卒不克究厥施以死傳所謂天地
福善非邪君生於宋咸淳丁卯十二月一日年四十
有九娶王氏生男二人德修通國朝字訓用薦在
太學選德擇前嚴州梅庵書院教諭女二人長適呂
公孫次未行孫男四人源氏之昌未有是宜銘曰

翳人生之廷幹兮天道窅其无根儉士有幸而登榮兮武祇行而隱淪惟奎甫之好修兮發才裕而氣振急翳幸之道鏟兮樂白華以娛親胡降年之不永兮嗟一命其九也雖達人之委順兮詰化理其何因後嗣尚熾昌兮屐往屜而來信託遺休於山阿兮映千載其弗泯

跋高忠襄公生賢閣記石刻

文原兒時侍先人側聞吾蜀文獻有若臨邛高氏皆掇巍科登膴仕家學淵奥具有本原時彤谷堂先生為名侍從嘗得挹餘光而　下風与迄今餘五十年後交三世先生之孫耻傳示忠襄公所記生賢閣石刻則先生之父也先生名期得字不妄記中名斯術者於先生為從弟生賢閣之所以名備詳于記獨念忠襄公以利路憲守汧陽委書制閫言梁鳳階文支安七方仙泉武林攻守之策不果用竟死之蜀亡宋亦不復支馴至改玉而阯堂先生以端明學士叅政焉吴興寄公閉門修宋遺史以卒自昔生賢之难以猷善其死之不易也孟子言所欲有甚於生者厥有旨哉忠襄公有縮齋集三十卷淳祐閒丞相清猷游公為之序實文原之外伯祖父後之来者論先世事

契尚有攷云

處州龍泉縣重修學記

古之學者家塾黨庠鄉序國學皆有常制其教詩書
禮樂行其孝弟忠信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所授受無有曲學詭論干乎其間故士多端愨
温良日進於善後世廣其室而豐其稍食又以設為
還奏之法以詳考之視古昔若周密備具而士乃益
舍本競末趋於文而昧於質也間有趣見特立之士
則曰上之人廣其空廬豐其稍食所以使吾不累於
口体以專志于學而選舉則有使學者不限于遺才
而國家收養之效若再毋溺於飽安勿諳于禄利惟
古學是師而亡或詆訕以為迂遠不切於日用由是
士之堅其所守者亦寡矣儒先有憂四嘗極陳其獘
而莫能体至宋季法甚迺上聖上昭兵文比勝務求
經術德行之士以佐政理而黜詞章浮靡之習士風
復古則俗化以淳然而守令於民為近作具之道將
於是乎觀處州之龍泉縣舊有學自宋天禧至紹興
乾道間凡再建而一 至見成寅 至復燬越九年
而府刑朱君升与校官趙必 新之於丸傑蔽之
僉令入二十有一年昔之梁潦折 黝堊之工罕

多傾廢湯漶不治且壞武昌徐君傑来尹斯邑顧視興慨諸生曰子之父兄子弟絃誦於此而簡陋是安非以所崇學宮而表衆　也士既相率聽命則鳩工掄材傾輸恐後敘堂廡合門墻庖廩陶甓礱斲悉就完堅既又具祭器嚴繪像考成歲祀計其經始于夏大月凡三月而訖工用錢萬五千緡有奇役無民勞財不官費盖徐君董事　　飲而治數上可睹聖人論為政有期月三年有年必也之異學者能言其讀而不深求其政偶者之效常鮮盖徐君者可為善為政也已士其勿以末弃本勿以文先質勿去其於音廷政而有道義之山勿阻於習俗而忘聖賢之功則庶几倐有之予也昔子游為武城宰深明夫君子學道愛人之訓故能得士如澹臺滅明者而從子游烏足以　之龍泉政　邑世傳歐冶子鑄劍其地安有山川盤礴蘊積之氣獨鍾於物者予豈無明敬餙之士出而應時者予予將翹企而俟之躬是役者曰李屋孫李大　等其名氏鑱之碑陰是歲為延祐三　秋八月上丁日記

常州路學重建尊經閣記

大經之書先聖王之道在焉前乎書契言未有聞也

然道非言不傳既有言矣　又因人而行故大経在
天地亘萬古無敝而世有興衰理乱之不常者人也
而非書也古者時教必有正案凡諸子百代非先王
之典者皆不足以病其聰明易其趋向及其考校則
自一年視離経辨志以至九年知類通達
然後為之大成夫惟蒙養端故教化一而治道可興
也更秦歴漢経籍復没於燔滅湮絶之餘諸傳分文
析義各立訓説多方適数千家弟子轉承作授於是
專已守残黨同闢而妒道真者蜂午而後也　其讀
者不患書之不多而患夫是非棼乱無折所衷不患
文之不勝而患夫矜奇衒巧卒莫能復歸於質也而
況権利興攻教微淫哇競中知楽　使制蕩於則名
陰陽然於巫祀離道器重者空倫見崇虚無者昧倫
理而經之用幾息歴代以明経取士士亦以博聞強記
相尚本真知而定浅鮮矣學校者風化之系也昔文翁
守蜀群脩起學宮格下縣弟子以為學官弟子毎出
行縣盖從門紅錫行者　倶由是蜀學擬齊魯夫攷
其人則少好學通春秋者也故為攷如本始如此毗
陵於浙西為劇郡有學有經閣〻前左以貯石経石
亡而閣存後而閣堂北以庋諸書扁曰尊経而地已

久後徙其扁于 前閣預加繕治既
閣易置校官之署失名實矣延祐初元真定史侯来
守茲土上除全明稽若祖訓治告中外其選德行經
術之士而賓興之侯曰二千石視古卿大夫職司教
令曷敢不欽承以師多士始事祖謁于先聖先師即
討其稟稍節縮浮沉歲有奇羨支傾補敝咸就規度
謂教授李斂之曰前閣石既亡盍即尊經閣故基而
刻之而表其膽且示講習者有所宗也士既驩感聽
命則屬鄉之有壽𡍼者董其役而佐史元其經始於
乙卯冬十月至明年秋 月落成土木陶甓黝堊之
工視昔益靚麗破寒而君仍舊貫若未嘗改作者既
又買書櫝閣上 分堂列學者如登群玉之府瑰奇
眩晃靡求弗獲斯可為進修之地矣郴人 父兄師
長知 事之則必服行其言今學者早暮畣史呻其
呫嗶低以資記門勸說而不究寔用則非有人尊經
之道也蘇文忠公有言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日傳不
絕而士皆束書不覌游談無根有一于此豈惟學者
之羞亦承疏宣化 者之憂侯名𡌴字 昔祖父衛
忠武公身 將於殊勲茂績烜著策書而侯又能效
古良牧興教勸學政成奏最其濟美尚無窮哉董兵

後者謂常德路教授袁擧就肇慶路教授道良偕文
王 隨 也佐父徐 余素諗 名而以浙副提學
強君以德致侯命屬余紀成事 不可則為其識末
使来者有考焉

重建廣惠廟記

廣德郡之西五里曰橫山之陽為廣惠廟神始遁迹
茲土威灵於篿惠使遐迹庙祀徧諸郡邑而橫山為
之宗其世絲綿歷見唐顔魯公所書碑公以精誠師
表有代其事當可信不誣由唐暨宋封號冊書交襲
林谷如大圭琬琰山之鎮也大德壬寅庙燬于火越
明年鳩工庀具採木惟良斷石用堅陶甓瓷甄僃役
其未為錢周阿翼以倫廡子姓群從灵官羽衛各有
攸處塗暨丹堊之工視昔益絢麗靓好遠延祐丙辰
自十有三載郡 易守至今高昌傲役始克有成緒
黄皆貫諸四方之来然者原自聖元混一函夏神功
養右至元癸巳 艘輸粟宋師颶風儥作舟人遙望
雲旂際空若神戾止須臾風晏浪恬臣艦以 上嘉
殊烈是命近臣揭虔歲祀郡有水旱禱焉武格歲比
有秋侯以旌倪之請屬余為文以記按郡志神之先
事晏后氏分沈水土至神生于漢廼自長興之荆渓

導流入郡界青林塘俗號曰聖瀆又鑿東亭湖其旁
溉田以瞍民蒙其利意掃者世習水官訖于漢不廢
沓村水部報功之道知本始矣五行一曰水〻得其
昆崙段
混淪則陰陽不衛歲方叙成元化之昆崙磅礴者神與
司之及莫神変不測有若名賢之畫黄熊之化蒼移
傳記理或然也昔在申甫之生寔本嵩嶽故凡山川
瑰特瓌互必有神人者出後世國為殊廷遂鏤以梱
其神亦用之以灵横山下瞰岡出屏時郊原綺錯拱
萬代之安灵於斯千五百餘年矣每歲風龢景斜士
女咸會笙鼓雜嗷來薦牲醑瞻視僂俯若喜若惕孰
敢不敬信勿敢事者乃若先聖言精氣游魂與体物
而不可遺則其遺至矣有能深燭乎幽明之故而達
諸參賛化育者然後足以語神之大此非儒人孺子
所及故余因紀其事而併以驗夫知道之士焉廟建
始末郡人陳友諒司其任章邦寧相協厥成董役者
戴天佑皆宜牽連得書

故江陵公安縣尉馬君墓誌銘

延佑丙辰十一月一日江陵公安縣尉馬君卒于宛
陵先是辛亥歲君摟末疾不復仕其子禰德由江浙
行中書省員外郎擢宛陵別駕君就禄養導食順宜

導流入郡界青林塘俗號曰聖瀆又鑿東亭湖其旁
溉田以贍民蒙其利意掃者世習水官訖于漢不廢
杳村水部報功之道知本始矣五行一曰水〻得其
理則陰陽不衍歲方叙成元化之昆裔磅礴者神與
司之及莫神變不測有若名賢之畫黃熊之化參移
傳記理或然也昔在申甫之生寔本嵩嶽故凡山川
瑰特環互必有神人者出後世國為殊廷遂鏤以栖
其神亦用之以靈横山下瞰閭出屏時郊原綺錯拱
萬代之安靈於斯千五百餘年矣每歲風龢景斜士
女咸會笙鼓雖咬來薦牲醑瞻視僂俯若喜若惕孰
敢不敬信勿敢事者乃若先聖言精氣游現與体物
而不可遺則其遺至矣有能深燭乎幽明之故而達
諸參贊化育者然後足以語神之大此非儒人孺子
所及故余因紀其事而併以驗夫知道之士焉廟建
始末郡人陳友諒司其任章邦寧相協厥成董役者
戴天佑皆宜牽連得書

故江陵公安縣尉馬君墓誌銘

延佑丙辰十一月一日江陵公安縣尉馬君卒于宛
陵先是辛亥歲君攖末疾不復仕其子禰德由江浙
行中書省員外郎擢宛陵別駕君就禄養導食順宜

忘其疲憊至是劇寒疾遂革既卒之三日余適至行
道多戚相語曰别駕之字我民摩撫煦休之封善不
遂而喪其父將宜之人不幸而不得終被其澤也自
荐紳文士不及閭巷耄稚惜其去者如出一口别駕
奉其柩還葬謁余以銘余交别駕久且重宜民之思
而推其教忠所自銘其可哉按狀馬氏世居廣平祖
諱仁父諱晋俱力農以善聞鄉里縣尉君諱興發以
淮南忠武王南帥擐甲負戈遇敵每況勇身先然唯
不嗜殺有一卒穿鉅止斷以醫釋之咸曰馬君長者
宜有後論功授百夫長凡四調巡徼泰州之西溪海

安襄陽之安營江陵之河西市寇疲屏迹恩浹甿廬
秩滿尉公安老益練達於事而君病矣家素元凱儲
兄弟六人以千籍更戍弟在行而君亦代同里雷氏
者以往弟不任勞敝経歸君兼其任終始無間言其
友愛類如此平昔輕財尚義遇事輒分殆天禀非學
所能致娶韓氏愚淑而有容為母為婦皆中儀軌生
子五人長即 稱德次舍僧早世又次正德俊德元
德皆未仕一女尚幼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君生於己
酉十一月 日壽六十有八韓氏先十四年卒卜
以明年月日合葬永平縣中洛芙之原别駕官奉議

大夫以近制得追崇其父母由是縣尉贈某官韓氏廣平縣君惟君生不獲豐於禄位殁而遇榮寵有子克致顯揚之道斯可無憾也夫銘曰吁嗟馬君舊自我乜易悍暴以仁以列薦紳有子能仕君曷不壽考以慰宣之人歸安兹丘尚利于後昆

拙逸齋記

凡世之資以儌營名譽希寵利者率多慧給狡儇便猥娑媚視椎鈍少文者衆必訕笑之以為拙而人亦恥其名而不肯居由是巧者日相羨於無窮惟知道之士毋喜拙而厭巧若周元公之賦世亦鮮有深究其隱者也余嘗以為巧拙之相形苟于其蹟而親則乃者常勝而拙者常負莫諸久則禍福利害得喪榮辱巧者始有慕於拙而不可得然人情常求快目前安得待其久而後定亦幸而巧者不敗則拙者終不能以其道取信於人人之口愚与拙同出而異名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獨顏子得之如愚若甯俞之於衛徐禕之于漢皆因時而名非性焉安焉者也柳宗元之愚視二子風斯下矣蒙莊好寓言要不軌于聖道然而丈人之甕畦匠氏之社櫟支離疏之終其天年皆有得於无用之用故學道者亦有取焉元公之

賦杜頴氏之愚也世有夫子知顏子之不愚也元公
無聖人為之師此拙賦所由作也拙不求逸而逸尋
求逸而拙巧莫甚焉赤子之初悾侗顓蒙先宅巧也
上古鶉衣而鷇食辰也其逸乎保定王居克継与余
出同年余兄事之嘗曰吾博耻宦者廼今荐膺清要
端居而念深有味乎抄逸之言遂以名其齋予盍為
我記之余曰世之拙者莫吾若也而君同之乎吾方
辰山而嬉航川而漁酣謔嘯歌以極拙者道君能以
吾逸也乎評訖輾然而咲俾書其語識壁間君名
今為江東建康道廉訪副使云

110X
150
4